

香港與敦煌的未了緣



莫高窟第158窟(中唐)的臥佛

香港與敦煌，那麼遠，又這麼近。

多年來，對於敦煌的保育與文化傳承，香港有不少作為。「香港敦煌之友」協會自2010年成立以來，便一直籌募款項，支持敦煌石窟壁畫的數碼化工程以及洞窟的保護與維修，並提供獎學金給內地和港台的學生，為敦煌研究培育人才。2011年，在紀文鳳女士的策劃和統籌下，港大還舉辦了「敦煌文化及保育研習系列」，三十名港大學生到敦煌進行實地考察。

公眾活動方面，香港城市大學曾利用多媒體演繹敦煌壁畫藝術。而本月剛開幕的「敦煌——說不完的故事」則是香港文化博物館今年的主打大型展覽之一，展出敦煌文物、經典書籍、臨摹壁畫與複製洞窟，希望讓公眾走近敦煌。

出版方面，香港商務印書館繼26本《敦煌石窟全集》之後，推出《立體看敦煌》，以平易近人的姿態與讀者分享敦煌的神秘魅力。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香港商務印書館提供

《立體看敦煌》由敦煌研究院特別研究員李美賢與香港敦煌之友委員會委員紀文鳳一同編著，收入不同的學者與文化人，甚至學生與敦煌之間的緣分與故事。在這些不顯艱澀的陳述中，最有趣的是，讀者可以從每個書寫者的個人體驗中，體味一個個「敦煌人」的默默耕耘，也能思考敦煌與我們現代生活之間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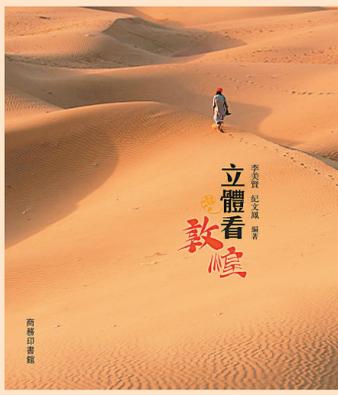
敦煌的故事說不完

與敦煌結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祖籍杭州，出生在北京，在上海念完小學與中學後考到北京大學，學了五年考古。學生時期，她對敦煌莫高窟心嚮往之，在一個考察和實習的機會下終於到了敦煌，「誰知道這一看，我就看上它了，它可能也看上我了。」

敦煌的生活很艱苦，沒有電燈，沒有自來水，方圓幾十里都沒有人，荒涼又封閉。最多的就是土，「桌子是土的，凳子是土的，炕也是土的。書上都是土，揮一揮，待會又揮一揮，就是揮不完了，最後就不揮了，到處都是土。」但這麼「土」的敦煌，就是有它的魅力在。這個藝術、文化的大寶庫，把樊錦詩這樣的年輕人留了下來，抱着一種使命感留在這個孤獨的地方，一留，就是二十多年。二十多年，樊錦詩就住在原來曾是和尚寺廟的房間裡，晚上，萬籟俱寂，只聽到九層樓的鈴鐺聲。在一種與世隔絕的孤寂中，敦煌與她，已經融為一體了。

在書中，她也回憶起敦煌研究院的開拓者常書鴻先生，如何在動盪的時局中堅持說服政府，繼續敦煌的修復與保育。也是在他的主持下，研究所的人員們在艱苦的環境下摸索如何為洞窟加固、治沙、修壁畫。常先生去世後，段文傑接任成為院長，加緊臨摹、研究壁畫，並開始思索如何為敦煌培育專才，這才造就了今天的敦煌人。加固、治沙、修壁畫、人才培養，仍是今日敦煌保育的關鍵問題，樊錦詩成為院長後，汲汲以求地推動着各項工作。她說，常先生和段先生



生等人的步伐，需要後人的延續。她在書裡笑稱自己「像個老天真」，住在敦煌，搞不清楚城市社會裡的事情，但和其他敦煌人一樣，大家管不了工資高或低，「反正我們有飯吃，當然必須要把保護工作做好。這是莫高窟養成的一種傳統。」

莫高窟的金光 照到了香港

莫高窟的這種傳統與「天真」大概也感染了其他人。一個個香港人那麼遠地跑去敦煌，回來後不約而同都覺得需要點甚麼。於是，敦煌之友委員會成立了，各種講座辦起來了，教育、捐款、展覽、出版……曾經照耀莫高窟的那抹金光，隔著千里，似乎也染到了香港的天空上。

樊錦詩說，敦煌和香港好像有種莫名的緣分。「古代的敦煌，就是現在的上海、廣州、香港。它是絲綢之路的咽喉之地，東西文化的彙集之所，融匯了中國的文化、藝術、歷史、宗教，是世界少有的寶庫。你看它現在好像很偏僻，但當時很繁榮，每天都有幾個集市，可熱鬧了。」紀文鳳則說，自己2010年第一次踏足敦煌，就好像看到了香港的前世今生，「多年前絲綢之路的繁盛城市也能由盛而衰，香港的未來又如何？」她又說，敦煌像個文化寶庫，是「通識教育的最好教材。」把敦煌的文化寶藏與香港教育相聯結，多麼合適。

樊錦詩感念香港對敦煌保育所做的貢獻，特別是國學大師饒宗頤對敦煌學的貢獻，饒公學貫東西，精通十幾個門類的學識，早年便對敦煌洞窟中的書法、山水畫等作出了獨樹一幟的研究與主張，更在香港成立了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是百年中為敦煌學作出突出貢獻的學者。她也提到早年邵逸夫婦隱姓埋名為敦煌捐贈了千萬港元，為300多個洞窟修建了玻璃屏風與門。及後，敦煌的保育不斷獲得來自香港的捐贈，在治沙、資料數字化等方面都得到來自香港的莫大幫助。

香港與敦煌的出版緣分

在出版方面，香港商務印書館曾耗費十年，完成全26卷的《敦煌石窟全集》。曾參與該全集的策劃及立案的香港商務前總編輯陳萬雄在《立體看敦煌》中回憶道，1984年



《敦煌石窟全集》

自己首度到敦煌時，當時的敦煌研究院院長段文傑與副院長樊錦詩就已提出，希望與香港商務合作出版敦煌的藝術畫冊。此前，香港商務已經和北京故宮合作出版了《國寶》與《紫禁城宮殿》，頗受好評。但考慮到出版系列大本畫冊對出版社的龐大壓力，以及對敦煌複雜內容的掌控難度，這個提案被擱置了下來。直到後來再訪敦煌，一方面感慨文物隨着時間的損耗無可追補，另一方面思考敦煌研究的存續與大眾普及，陳萬雄感到心中有了種迫切感。「中國人也好，外國人也好，只要對有關文物的歷史和文化藝術價值有認識，就會懂得欣賞，曉得珍重，着力保護。這是歷史文化和藝術普及及社會的意義。也應該是出版人最關注的使能。」

但最刺激到他神經的，大概是1996年的法蘭克福書展之行。那年書展的主賓國是日本，日本出版界竭力展現自己的出版宏圖，在日本講談社的攤位上，就赫然展出了一本二開特大裝敦煌藝術畫冊，美輪美奐。但在精美的宣傳單張上，卻寫着一句宣傳語：「敦煌在中國，敦煌研究在日本。」這句話一下刺中了陳萬雄，讓他想起陳寅恪那句話——「敦煌是中國文化的傷心史」。

回港後，機緣巧合，出版敦煌畫冊全集的意見又浮上案台，這一次，反覆思考權衡後，陳萬雄希望將敦煌的圖像保留與敦煌研究專家們的畢生心血結合起來，他提出全集的出版概念，不以每個洞窟為分冊主題，而是分專題來組合，全面呈現敦煌石窟的文化全貌。經過十年時間，《敦煌石窟全集》始面世，成為敦煌研究中的經典出版之一。

而這次出版的《立體看敦煌》，相比之下，並不是一本純學術著作。李美賢與紀文鳳從多個方面着手，為讀者提供了豐富的角度與材料，來「立體」看敦煌。在書中，通過不同人的分享，編者也提出了自己對於敦煌的願景：不僅要走近敦煌、思考敦煌，還要傳承敦煌。最重要的是，可以借鑒敦煌，反思香港——在文化的交匯、衝突與融合中，香港的未來在何方？

新偵探大師

J.K.羅琳繼《布穀鳥的呼喚》之後，再度以羅伯特·加爾佈雷斯筆名，推出斯特萊克偵探系列的第二部《The Silkworm》（《蠶蟲》）。這本書將讀者從時尚圈帶入出版圈，以非凡的敘事手法，講述了一樁更加精巧複雜的懸案。至此，應該說羅琳正式完成了其作家生涯的大轉型，也由一屆奇幻童書的代表，脫胎換骨為當之無愧的新偵探大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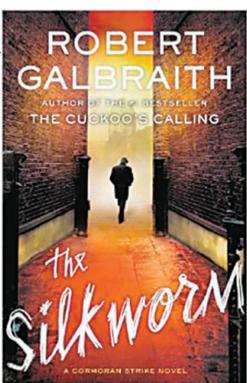
《蠶蟲》一開始，歐文·奎恩失蹤了，他的太太找到斯特萊克，希望把常常玩消失的丈夫再度弄回來。自從辦成名模盧拉的案子之後，斯特萊克的生意就變得應接不暇，多數都是失意婦查辦不忠男的鬼事情。莉奧諾拉也是衝着他的名氣來的，不敢報警，怕驚動了她任性的丈夫。到了這一部，斯特萊克那種硬漢型的偵探氣質已被塑造得愈發成熟，他對付着花錢如流水的貴婦們，卻特別眷顧這位看起來買不了單的窮客戶，不惜拖着自己的一條殘腿，四處明查暗訪。

不幸的是，歐文沒法回來了。斯特萊克最先發現了屍體，那簡直是罪惡到褻瀆神靈的一幕。歐文並沒有消失，他自始至終都成為《蠶蟲》的靈魂。這以他佈滿陷阱的歌特式遺作，也就是「書中書」的路數逐環展開。沒錯，這個作家生前不得志，人格多重，總夢想着寫一本遺世駭俗的大著。《龐貝克斯·莫里》在出版圈裡引發了某種他預期的波瀾，讀過手稿的人都一驚一詐的。懸疑的主線下面，這條副線最肥，倫敦最精明、最冷漠、最詭計多端的人都聚在這個小圈子裡。更離奇的是，在歐文骯髒、古怪、歇斯底里又充滿文學性的筆下，他已經虛構了自

己的死亡，用難以計數的隱喻指向了兇手。就連能讓斯特萊克嘔吐的犯罪現場，都與書中的精心佈局嚴絲合縫。

斯特萊克將「書中書」的片斷抽絲剝繭，逐步發掘藏在裡面的那條蟲。歐文身邊的作家、出版商、經濟人、編輯等一個個浮出水面，為了撇清與不白之作的關係，不斷抖出鮮為人知的黑幕。從某種程度上說，《蠶蟲》就是這幫人之間上演的一場窮兇極惡的殺戮。你死我活的妒忌與爾虞我詐，令人噴飯的怪癖與墮落透頂的私生活，混着彼此互看不上又不斷欣賞的繚亂氣場。犯罪現場物業的聯名所有者，歐文的一位作家朋友麥克爾·凡古特這麼形容，「……作家是種原始的動物……如果你想一生都與同類短暫地結盟，讓他們在你每一處失敗上獲得榮耀，那就寫小說吧！」

全書共455頁，很可能到400頁了，都還在焦急地問，到底誰殺了歐文？如果說《布穀鳥的呼喚》還讓許多人一下子就猜到了兇手，那麼到了《蠶蟲》，這種天真已經消失殆盡。連偶爾會冒於筆端的一絲甜膩也不動聲色地走了，代之徹底的黑暗老辣。每一頁都用大師般的手藝精心雕琢，每一章都以一段古老的引述開篇。正宗的英倫腔，文人們怎麼在聊天的時候運籌帷幄，男人們怎麼不罵不快，底層的小人物用甚麼腔調講話，都絕不允許有絲毫破綻。



書評
文：畢小童

《The Silkworm》
作者：Robert Galbraith
出版：Mulholland Books (2014)

很顯然，羅琳並沒有用加爾佈雷斯開創一種新的風格，她只是用一種近乎復古的結構，將她對敘事的掌控發揮到極致。她正在帶來的，應該是一個向傳統致敬的經典偵探系列。從這點上看，斯特萊克必須豐滿有個性，甚至偶爾會有點反邏輯，例如他一開始就把歐文的遺孀撇得乾乾淨淨，這不太專業卻顯得挺有人情味；他好了16年的女友正要風光地嫁給別人，是與上一部的情節接壤；助手羅利開始參與實際辦案並下決心要跟老闊好好幹偵探這行，正是對未來埋下伏筆。

倫敦入冬陰冷，時不時飄一陣急雪，威斯敏斯特區的街道灰暗，但就是被寫出了一種說不出的魅力。必須提一下，斯特萊克已經在辦公室樓上租了間小公寓，就在查令街邊上，一方面他不接作家的案子就白呆在那裡了，另一方面這是否也宣告了作者的文學抱負？正如《蠶蟲》一路到最後，以一段引述中的引述透露了書名的謎底，這來自17世紀劇作家約翰·韋伯斯特的《白鹿》：「哈，哈，哈，你們將自己纏在自己織的繭裡，就如一條蠶蟲。」

真實的與虛構的傑作交織在一本書裡，它們彼此成就，賦予了一部偵探作品不可多得的藝術性與文學性。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pp@gmail.com

書介

圖文：草草

譚詠麟走過的銀河歲月

口述：譚詠麟
作者：蘇美智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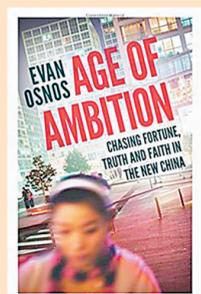


由代班開始、台灣歲月、宣佈不拿獎、左麟右李……全書以譚詠麟「人生的重要時刻」為切入點，為譚詠麟四十年的演藝生涯留記錄。「雖然這些年來記者寫過很多，但外面人怎看是一回事，我也想講講自己的內心世界，譬如自己的感覺、自己的心態看，應該可以讓人們對我加深了解，看到我的態度。」——譚詠麟

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

作者：Evan Osnos
出版：The Bodley Head



2014年美國國家圖書獎非小說類得主。新中國從貧到富，快速的崛起令世界咋舌，但外界往往忘了裡頭住着許許多多和你我一樣的平凡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和夢想，也深受如此劇烈的影響。《紐約客》北京記者Evan Osnos旅居中國多年，見證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劇變。在本書中，他寫出了各行各業中國人在這一波變動中的故事。本書敘事流暢生動，故事動人，但作者卻又從未失去旁觀者清的清明目光，筆下不乏揶揄嘲諷。他點出了中國最大的衝突，也一針見血地對中國的現狀提出了詰問。

中國社區經濟發展報告

主編：嚴陸根
出版：中國發展出版社



2000人規模的小社區配套有便利店、生鮮食品超市、書報亭、醫藥店、餐飲店；100000人規模的大型社區，則在綜合超市、各類專業店、餐飲店的基礎上增設社區購物中心、大型綜合超市等業態……這是《中國社區經濟發展報告》一書中為中國最發達的城市上海所規劃的社區經濟多層次業態。伴隨着居民居住方式從單位制到街居再到社區制的轉變，社區經濟的概念越來越清晰，主要以商業、服務業為主的社區經濟也呈現出越來越清晰的無限可能性。《中國社區經濟發展報告》一書亦是中國博士智庫社區經濟藍皮書，全書對中國社區經濟發展進行了回顧，包括發展的歷程、成就和存在的問題，也在分析大量典型案例的基礎上對發展社區經濟提出了諸多有針對性的建議和設想。本書主編嚴陸根先生為知名企業家和收藏家，熱愛讀書、思考和研究，《中國社區經濟發展報告》一書凝聚了其多年關注和研究社區經濟的心血，為不可多得的社區經濟研究專著。除《中國社區經濟發展報告》，專注於社區經濟研究的嚴陸根先生還有《社區金融學》等著作問世。

簡訊

《漢字海》香港發行

日前，香港大正出版公司舉行《漢字海》一書的出版發售會及贈書儀式，邀得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新聞及公共關係部唐銳主任、香港日本國總領事館石井哲也首席領事及平廣領事蒞臨主禮。出席儀式的其他嘉賓還包括：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女士、香港大正出版公司總裁鄭家安先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黃耀堃教授、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總監謝錫金教授、香港城市大學語言學與亞洲語言學講座教授鄧嘉彥教授、香港理工大學電子計算學系陸勤教授等。

《漢字海》是現時全球收字最多最大的大型學術工具書，共收錄逾十萬漢字。由中國北京中易中標電子資訊技術有限公司與日本國立東京大學大藝亞洲語言文化研究所聯合主編，並委託香港大正出版公司於香港發行第一版。

此部鉅著將贈予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香港日本國總領事館、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讓漢學家們一同分享成果。



《漢字海》主編藍德康先生、香港大正出版公司總裁鄭家安先生、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女士及東京學藝大學教授、博導松岡榮志先生